

民國九十二年六月

郭崑燾 —— 湘軍的幕後人物之一

魏秀梅 *

提 要

郭崑燾(1823-1882)，字仲毅，號意城，別號逸寔，晚更號樗寔，湖南湘陰人，道光廿四年(1844)舉人，考取宗學教習，一生未擔任官職。而服務於湘撫幕府，前後共歷五任巡撫，建立不少事功，尤以軍務和籌餉的成就為最。他是能以理學表現於事功的湘人之一，也是清季知識分子之棄科舉趨地方戎幕而有事功的人物之一。

關鍵詞：郭崑燾 清文宗 清穆宗

一、前 言

清廷能平定太平天國和捻亂，主要是依賴漢人的地方武力，曾國藩、李鴻章等，都是自己募兵，自己籌餉，所以這些中興功臣的後面，有雄厚的社會力量作為他們的支柱，但是動員社會力量的，是另一批知識分子，如錢江、趙烈文、周騰虎、郭崑燾等。過去的歷史學者，只有很少人注意及此，沈雲龍先生也曾向我們口頭提示過，沈先生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貢獻很大，後進同仁恐很少知道本所曾有一位特立獨行的前輩了，現在先以郭崑燾為研究對象，草一短文，作為對沈先生建議的回應，並表示對沈先生的懷念。

*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。

二、郭崑燾略傳

郭崑燾原名先梓，字仲毅，號意城，別號逸安，晚更號樗安，湖南湘陰人，生於道光三年正月十九日(1823.3.1)，卒於光緒八年十月二十九日(1882.12.9)。¹

他的父親郭家彪(字春坊)，富有祖產而樂善好施，以致家道中圯，著有「守遇齋詩」。是一位不事科舉的知識分子。生有三子：嵩燾、崑燾、崑燾。²三子皆能文能詩，辦事練達，其中嵩燾最爲有名，是晚清的思想家和外交家，³最爲近人所注意。崑燾則一生守在家園，不接受曾國藩、胡林翼等人的邀約，⁴僅在晚年之時，籌運貴州軍餉。郭崑燾則始終在湖南一省內服務，是多位湘撫的得力助手。⁵他的工作對於湖南及湘軍影響極大，當時和左宗棠齊名，⁶後來左宗棠離開湖南，另途發展，成爲中興名臣，相形之下，郭崑燾則少爲後人所知了，他的一生履歷，實很簡單，今略述如下：

道光十五年(1835)，崑燾與他哥哥嵩燾同時考取秀才，當時他年僅十二歲，主試者見其年幼，和他開玩笑：「是不是你哥哥代做的？」他立刻要求當面另出題目再試，援筆立就，因此得到學政龔維琳的器重。⁷二十四年(1844)八月，崑燾應鄉試，中舉人，⁸隨即北上京城，與其兄嵩燾同住，明年(1845)二月，參加恩科會試，榜發，兄弟雙雙落第，二十七年(1847)，兩人再與會試，嵩燾中式爲貢士，⁹而崑

¹ 郭崑燾，《雲臥山莊詩集》(清光緒 11 年湘陰郭氏岵瞻堂刊本，傅斯年圖書館藏)，卷末行述，頁 1、11。

² 曾國荃等，《湖南通志》(七)(台北：華文書局影印，民國 56 年)，卷 177，頁 8；郭廷以編定、尹仲容創稿、陸寶千補輯，《郭嵩燾先生年譜》(上)(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 29，民國 60 年)，頁 2-3。

³ 《郭嵩燾先生年譜》(上)和《郭嵩燾先生年譜》(下)。

⁴ 《湖南通志》(七)，卷 177，頁 23；郭嵩燾，《養知書屋文集》(台北：文海出版社影印，民國 57 年)，卷 16，頁 15-17。

⁵ 《清史列傳》(十)(台北：中華書局，民國 51 年)，卷 73，頁 48-49。

⁶ 《毛尚書(鴻賓)奏稿》(二)(台北：文海影印，民國 60 年)，卷 10，頁 42。

⁷ 《雲臥山莊詩集》，卷末行述，頁 1-2。

⁸ 《湖南通志》(六)，卷 143，頁 22。

⁹ 《郭嵩燾先生年譜》(上)，頁 68。

燾落榜，但這年六月，崑燾考取了宗學教習。¹⁰

咸豐元年(1851)，清廷下詔舉孝廉方正科，湘陰輿論，都以爲宜推荐崑燾，而崑燾正在丁憂，涕泣拒絕地方人士的好意，於是改推了左宗棠。¹¹

先是，道光三十年(1850)十月，洪秀全在廣西省桂平縣金田村起事，十二月，建號太平天國。¹²咸豐元年閏八月，太平軍北上占永安州，¹³二年(1852)四月，進入湖南，¹⁴七月，圍攻長沙。¹⁵這時，郭家兄弟及左家兄弟率領眷屬，避亂於玉池山，依靠李石帆。李氏與郭家有親戚關係，他們在兵戈擾攘之中，卻能享有山水朋友之樂。¹⁶但不久，新任的湖南巡撫張亮基卻不允許他們避世了。

張亮基字采臣，號石卿，是江蘇銅山人，原任雲南巡撫，咸豐二年五月，清廷調他爲湖南巡撫。¹⁷未到任前，曾請調貴州黎平府知府胡林翼爲助，¹⁸而黔撫蔣爵遠因軍事需要，奏留林翼，¹⁹於是林翼向張亮基推荐左宗棠。²⁰亮基一到湖南，立刻發使迎請，而宗棠躊躇不願，郭氏兄弟乃勸宗棠說：「公卿不下士久矣，張公此舉，宜有以成其美」。²¹宗棠遂與亮基相見於長沙圍城中，握手如舊。²²此後爲亮基劃策，概見施行，宗棠一生功業，由此開始。不久，宗棠亦向亮基推荐郭崑燾，崑燾自覺於義不可辭，也進了張氏幕中。²³此後湘撫屢易，相繼爲駱秉章（咸三、八～十一、七）、毛鴻賓（咸十一、七～同二、五）、惲世臨（同二、五～四、正）、

¹⁰ 黎庶昌，《曾文正公年譜》（台北：廣文書局影印，民國 60 年），卷 1，頁 6-7。

¹¹ 《雲臥山莊詩集》，卷首家傳，頁 13。

¹² 郭廷以，《近代中國史事日誌》（編著者自印，民國 52 年初版），頁 168。

¹³ 郭廷以，《太平天國史事日誌》（台北：商務印書館，民國 54 年 2 版），頁 133。

¹⁴ 同上書，頁 182。

¹⁵ 同上書，頁 187。

¹⁶ 《養知書屋文集》，卷 18，頁 7。

¹⁷ 《清文宗實錄》（二）（台北：華文書局，民國 53 年），卷 61，頁 11。

¹⁸ 同上書，卷 69，頁 13。

¹⁹ 同上書，卷 70，頁 9。

²⁰ 梅英杰，《胡文忠公年譜》（台北：廣文書局，民國 60 年），卷 1，頁 33。

²¹ 張祖佑，《張惠肅公（亮基）年譜》（台北：文海出版社，民國 60 年），卷 2，頁 34。

²² 同上書，頁 35。

²³ 同上書，頁 36。

李瀚章（同四、二～六、正）、劉崑（同六、正～十、十），前後六任湘撫，²⁴僅駱秉章時，一度轉入曾國藩幕、李瀚章時期一度家居外，崑燾隨鎮撫署，至同治十年（1871）止，他「身任湖南安危者二十餘年」。²⁵

崑燾在劉崑開缺以前，即已辭職家居，光緒八年卒，享年六十歲。

三、郭崑燾在湖南的事功

郭崑燾做了二十多年巡撫的幕友，在事功上有何表現？首先從軍事方面說：

先是，瀏陽會黨徵義堂首領周國愚等，假團練為名，結聚人眾，陰謀不軌，已達十餘年，根盤節固，隱為地方不安份子的巢穴。咸豐二年，張亮基命江忠源率所部假道岳州暗中調查，得到實據，忠源上書請剿，前後五次，都得亮基准許，但是瀏陽縣令懦弱，認為養癰太久，深恐事發禍己，乃以血書為徵義堂辨誣，認為周國愚等非賊，亮基頗為所動，連左宗棠也不予可否，只有郭崑燾堅主維持前議，非勦不可，於是張氏命江忠源進兵，十二月底，果然獲得偽印、偽官照等無算，消弭了一場大患。²⁶

這年十二月，張亮基調署湖廣總督，²⁷崑燾和宗棠隨之北去武昌，亮基每晚拿著總督關防交給他們，囑咐道：有什麼重大事情，只要你們商定了，立即蓋印施行，不用事前先行關白了。次年(1853)，有一支北伐的太平軍，屬於李開芳部，被阻在黃河南岸，未能隨主力部隊渡河北伐，便折而南下。當時河南內部防務空虛，這支太平軍如行無人之境，很快進入湖北境內，前鋒已到達麻城西南的宋埠，崑燾半夜得到警報，便對宗棠說：「賊初至，宜出不意急赴之，賊不知有備，可一戰平也。若令嚴師以待，勝負之數未可知，即事殆矣。」於是連夜調發勁卒，突擊太平軍於鵝公頸，盡殲之。第二天早晨，張亮基向崑燾握手相謝，以為若不是崑燾之當機立斷，太平軍一出鵝公頸，進入平原地帶，湖北情勢便不可收拾了。²⁸

²⁴ 魏秀梅，《清季職官表附人物錄》（中研院近史所史料叢刊之 5，民國 91 年再版），頁 427-428。

²⁵ 《養知書屋文集》，卷 18，頁 7。

²⁶ 《雲臥山莊詩集》，卷末行述，頁 3-4。

²⁷ 《清文宗實錄》（二），卷 80，頁 28。

²⁸ 同註 26。

當毛鴻賓任湖南巡撫的時候，湖南南邊有廣東天地會的陳金剛部，不時擾擾，湖南西部有太平天國石達開部，圍攻寶慶，²⁹崑燾派兵謀剗陳金剛的根據地（廣西賀縣），又分遣軍隊抵擋流竄各地的石達開部，最後解了寶慶之圍。³⁰

到了劉崑為湖南巡撫的時候，太平天國已大致平靖，崑燾退休在家，但貴州又有苗亂，侵擾到湖南，劉崑力請崑燾再出，湖南將領聽到這個消息，都歡欣踴躍。³¹當時援攻貴州的軍隊，由布政使兆琛率領，師老無功，崑燾立即加以撤換，改以按察使席寶田負責，後來貴州苗亂，終於由席氏肅清。³²

崑燾應付軍事的能力，行述中曾記：

用兵數省，地勢之夷險，將帥之高下，權衡審量，必協其宜，每得軍報，斷其得失，始終無失銖黍，帶兵將弁，晉見求授方略者，踵接於門，往來軍書，日輒盈尺，先大夫據案，口授機宜，手判文牘，五官並用，頃刻立辦。³³

可見郭崑燾在軍事上的重要成就是戰略指導。

再從籌餉方面看郭崑燾的成就：

太平軍起事以後，清廷派兵阻剿，軍費浩繁，據王闈運說：「始由部籌餉撥軍者六百餘萬，其後困竭，則以空文指撥，久之空無可指。」³⁴後來清廷又命各省團練，當然由各地自籌費用了。自籌的方法有二：一是勸捐，曾國藩就曾向陶澍的兒子陶枕勒捐，³⁵但是富戶有限，而且究竟不是長久之計，所以只能依賴第二種方法，那便是在水陸交通要地，設卡收稅，當時名之曰：「釐金」。釐金最早創議於江蘇揚州，時在咸豐三年(1853)八月，幫辦揚州軍務刑部右侍郎雷以誠採納錢江的建議，奏請在江南泰州、寶應分設捐局，按照糧臺酌減二成收捐，銀錢米石，均

²⁹ 《清史列傳》(十)，卷 73，頁 49。

³⁰ 同註 29。

³¹ 《雲臥山莊詩集》，卷末行述，頁 5。

³² 同上，頁 6。

³³ 同上，頁 5-6。

³⁴ 王闈運、郭振墉、朱德裳，《湘軍志，湘軍志平議，續湘軍志》(長沙：岳麓書社，1983年)，頁 164。

³⁵ 同註 34。

准交納，並以足制錢一千六百文，作銀一兩。文宗諭戶部議奏，戶部認為雷氏所奏章程尚為覈實，應如所奏辦理，八月十七日，文宗詔從之。³⁶因為成效很好，便向清廷奏請「推廣照辦，以裕軍儲。」³⁷清廷乃命兩江總督怡良、江蘇巡撫許乃釗、江南河道總督楊以增於江南北地方酌酌照行。³⁸如此一來，其他各省也都創行釐捐。

湖南之創設釐捐，最初由郭嵩燾建議，他於赴援江西途中，遇見販鹽商人，從太平軍控制的地區來，執有太平天國所發的稅單，知道太平天國亦節節設卡收稅，在此以前，黃冕在湖南常德鑄炮，曾私自設立釐局，郭嵩燾曾據此向駱秉章建議仿行於其他關口，先從入境的粵鹽和浙鹽開始，而廣東和浙江的督撫不贊成，因此擱置，現在見到江西的太平軍既能設卡收鹽稅，則湖南亦必能行，於是再向湖南當局重提前議，於是湖南始行釐捐。³⁹據郭崑燾說，其事「在乙卯夏間」，乙卯為咸豐五年(1855)，故湖南釐局之設，在揚州創始之後一年餘，崑燾嘗敘述辦理此事之初：

仿唐臣劉宴引用士流之法，不歸衙署，不假手吏胥，力除關卡陋習。原止就長沙、湘潭、常德、益陽買賣較大之處設局試辦，迨後各客商遂有改向未經辦釐地方貿易者，商民紛紛稟請一律抽收，以昭公允，而杜趨避。於是始於沿河各口岸次第添設（通省不過數十處，其鄉村小市，不通舟楫者未設），凡過卡貨物，核算清楚，收明釐金，立即填票放行，毫無阻滯。在此卡業經完釐之貨，經過彼卡查驗，貨票相符，並不重抽。湖南辦釐章程，官紳並用，凡收支稽查以及書寫算貨等事，皆於生童中選派，由督辦官紳逐日考核，所收數目，按月榜示通衢，有目共睹。⁴⁰

當時長沙設釐金總局，⁴¹各地設分局，管理總局者便是郭崑燾，王闓運也說：

³⁶ 《清文宗實錄》(三)，卷 103，頁 39-40。

³⁷ 王延熙、王樹敏，《皇朝道咸同光奏議》(台北：文海出版社，民國 58 年)，卷 37，頁 1。

³⁸ 《清文宗實錄》(四)，卷 125，頁 29-30。

³⁹ 郭嵩燾，《玉池老人自敘》(台北：文海出版社，民國 56 年)，頁 43-44。

⁴⁰ 朱克敬，《暝庵雜識》(長沙：岳麓書社，1983 年)，卷之二，頁 21-26。

⁴¹ 《清文宗實錄》(二)，卷 70，頁 21-23。

郭崑燾尤喜言釐金，始倡用士人，使其弟佐總局，而府縣釐局皆舉、貢、生童，商人便之。院司雖或委員，總成列銜而已。⁴²

郭崑燾佐管湖南釐金的成效，行述中說：

當是時也，湖南援兵四出，東則江皖閩浙，南則兩粵，西則黔蜀雲南，而曾文正公東征之師，徵兵轉餉，殆無虛日，一資湖南為根本。⁴³

李元度也說：

當是時，軍餉奇絀，廷議仿前代算緡及經總制錢法，權稅助軍資，號釐金局，堅請君主之。論者謂事屬創舉慮病民，且生事。君曰：事無難易，視任事之人耳，權稅誠不免病民，任非其人，則民病而利且不歸公，得其人，則利歸公而民病亦少殺焉。且贍兵固所以字民也。乃仿劉宴引用士法，明定規則，使商情不至壅闕，而侵牟之技亦無所施。行之十數年，卒夷大難，至今湖南各局流弊，眡他省獨少，君之力也。⁴⁴

可見郭崑燾在籌餉方面的成就是「徵釐而不害商」。

郭崑燾身居湖南巡撫的幕府，軍務、釐金以外的其他重大事件，他亦負運籌之責，茲舉一件教案為例：

同治元年(1862)三月與四月中，湘潭縣及衡州府的百姓拆毀西班牙天主教堂，法國以保護天主教自任，向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交涉，提出多種條款，要求湖南照辦，總署和湘撫毛鴻賓之間，不斷地公文來往，一切都由崑燾總辦，崑燾建議：天主教既經條約載明，准其各處傳習，則百姓之願否習教，聽其自便，假使各教首與地方不甚相安，該士民等應稟明官府辦理，何得擅行拆毀，所以湘潭、衡陽、清泉等知縣，應摘去頂戴，勒限賠修，並且查拏倡首聚眾鬧事者，加以懲治。清廷接獲毛鴻賓的奏疏後，下旨依議。而毛鴻賓又向百姓們發表一篇告示，大旨是：

⁴² 《湘軍志，湘軍志平議，續湘軍志》，頁 165。

⁴³ 《雲臥山莊詩集》，卷末行述，頁 4-5。

⁴⁴ 《雲臥山莊詩集》，卷首墓志銘，頁 2-3。

如果該教士實有毒害吾民種種情弊，爾等身受其殃，或確知其事，即當呈控地方官聽候查辦，豈有遽將該教堂宇擅行拆毀之理？況以傳聞無據之詞，毫不干己之事，動輒鳴鑼聚眾，挾制官長，是即犯上作亂之漸，此風尤不可長。

汝等不信天主教，即各約束其子弟，勸戒其族人，勿入其教可也。身為大清國之子民，而不遵號令，不服約束，則不可也。今以奉旨准其建立之堂宇，公然糾眾拆毀，自謂激於義憤，實已成為亂民，本部院不能附天主教以虐百姓，而不能不懲亂民以靖人心。

汝等須知功令之不可違，氣衿之不可逞，勿以臆揣為明識，而貽害身家，勿以糊塗為義憤，而累及官長，勿恃隱匿姓名，而遂謂無從究詰，勿再道聽塗說，而不復察其是非，各守本分，各安本業，庶幾士為善士，民為良民。⁴⁵

行述上說清廷命毛鴻賓察議覆奏，「先大夫為草疏辯駁，並為書折之以理，而示諭民人不宜挾意氣憤爭。」所以這篇告示乃出於郭崑燾之手，結果這一件教案，「卒保無事」。⁴⁶

崑燾在湖南除了軍事、釐務等大政外，尚有很多事務性的工作，由其處理及改良，茲舉鄉試考場之增擴為例：

清代科舉制度中，對各省縣舉人秀才的錄取名額，有一定的限制，大致文化發達、讀書人數多的省縣，錄取名額較多，但是為求普遍性，邊遠地區即使讀書人數不多，也有一定的保障名額，⁴⁷後來又有一項獎勵辦法，凡某一省縣對國家有特殊貢獻者，例如賑災捐輸等，則可以增名額（以一、二名為多）。湖南省在清代各省中，文化水準不如江浙，賦稅亦不如江浙一大郡，所以應試者、錄取者都不多，閱卷官只有九名。⁴⁸但後來能讀書者，因人口增加而漸多，於是科舉考生竟達

⁴⁵ 《教務教案檔》第一輯(二) (台北：中研院近史所，民國 63 年)，頁 1056-1068。

⁴⁶ 《雲臥山莊詩集》，卷末行述，頁 6。

⁴⁷ 清奎潤等，《欽定科場條例》(清光緒年間刊本，傅斯年圖書館藏)，卷 3，頁 1-12。

⁴⁸ 清崑岡等，《欽定大清會典事例》(十二) (台北：新文豐出版公司，民國 65 年)，卷 334，頁 10；《欽定科場條例》，卷 10，頁 4。

到一萬人，競爭越來越烈。太平天國起事後，湖南人士幫助政府戡亂，出錢出力，立了大功，清廷許湖南鄉試的舉人名額，永廣十名，⁴⁹作為獎勵。這樣一來，原有的試房不夠用，連批閱考卷的官員也感不足應付越來越多的考生，於是崑燾建議巡撫惲世臨增加閱卷的房官，有人援引律例阻撓，崑燾說：「今中額已永廣十名，則增兩房適與例合」，於是具疏稿由世臨向清廷請求，獲准增加考官名額。⁵⁰到光緒時，仍感試卷太多，考官們無法在限期內閱完。此時崑燾退休已久，但仍請巡撫李明墀再向政府要求再增一房，李明墀亦請崑燾起草疏稿，崑燾援引湖北省增房為例，替明墀具疏，也獲得清政府的准許。⁵¹湖南省於是有十二房的同考官，適應了考生增多的情勢。

又按清代科舉規定，考官批閱考生們的文卷，並非考生的真筆跡，而是由謄錄者將考生的文章先照抄一份，再將抄本送給考官評閱。這些謄錄生工作的地方名曰「謄錄所」，長沙的謄錄所房舍狹小，空氣不流通，當地的秋天又十分炎熱，謄錄生在悶熱的房間內，容易感染疾病，常常死亡相繼，郭崑燾和當道商量，籌得款項，將號舍擴大，與考生們的坐號一律，此後謄錄生便很少暴亡了。⁵²

由以上所舉，只是幾件可見的，但就一位幕友而言，郭氏多數工作是不可見的。我們再從別人的評論中，了解崑燾的功績。王先謙說：自駱秉章以至惲世臨，湖南的戎政權稅文檄，崑燾實始終綜理：

是時湖南兵出四援，南兩粵、西蜀滇黔、東豫章浙閩，而曾公東征，召募飛輓無虛日，一根本湖南，時其緩急，應機立濟，輯和將率，屏扞疆圉，沛然釐然，退若無事。雖大吏屢易，任專於公，數千里外，血脈貫輸，事會靡滯，故公晏處閭里，其勛澤常在天下。⁵³

⁴⁹ 咸豐七年，加鄉試中額四名；八年，加鄉試中額三名共七名自戊午科為始；十一年，加鄉試中額三名，連前共十名（見《欽定大清會典事例》（十二），卷 349，頁 16、17、19；《欽定科場條例》，卷 24，頁 17、18、22）。

⁵⁰ 《欽定科場條例》，卷 10，頁 10。

⁵¹ 同前，頁 13。

⁵² 《雲臥山莊詩集》，卷末行述，頁 8-9。

⁵³ 王先謙，《虛受堂文集》（台北：文海出版社，民國 60 年），卷 9，頁 2。

李楨說：

以薦紳之士，而預封圻艱鉅之寄，運籌帷幄，偕靖大難，海寓既謐，超然高蹈，以守其素。天子不得臣，諸侯不得賓，近古以來，蓋未有如先生者也。⁵⁴

郭嵩燾也說他的弟弟的事功，以為：

自湖南始被兵，迄粵匪之滅十餘年，以一省之力，支柱東南大勢，君之力為多。⁵⁵

這些評論，今日看來，並無虛美。

由於崑燾在湖南襄贊巡撫，得到清廷多次的獎勵：

咸豐二年，以瀏陽徵義堂周國愚等亂平，敘功，崑燾賞加國子監助教銜。⁵⁶

咸豐八年(1858)四月，駱秉章奏陳籌設釐金鹽茶兩局接濟軍餉在事出力官紳懇恩獎勵，五月六日諭自應量加鼓勵，其中國子監助教銜舉人郭崑燾著以內閣中書補用，並賞加五品銜。⁵⁷

同治二年(1863)，毛鴻賓疏陳四品卿銜內閣中書郭崑燾襄辦軍務之功，六月二十九日諭「自應優加獎勵，郭崑燾著賞戴花翎。」⁵⁸

同治七年(1868)劉崑片陳崑燾勦苗援黔兵事之功，七月二日諭「郭崑燾著賞給三品頂戴」。⁵⁹

這些獎勵都是榮譽性質，終郭崑燾一生，並未任過清廷的正式官職。

⁵⁴ 李楨，《畹蘭齋文集》（清光緒 18 年刊本，傅斯年圖書館藏），卷 4，頁 1。

⁵⁵ 《養知書屋文集》，卷 18，頁 9。

⁵⁶ 《郭崑燾傳稿》，清國史館傳包，第 4390 號（台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（下稱故宮藏））。

⁵⁷ 《咸豐八年五月分上諭檔》（故宮藏），頁 055-068。

⁵⁸ 《同治二年六月長本上諭檔》（故宮藏），頁 202。

⁵⁹ 《同治七年七月（上）月摺檔》（故宮藏），頁 041-042。

四、由知識分子的投幕潮流看郭崑燾

余英時先生曾有一篇論文，說到明代後期，科舉名額並未與人口相應而增加，士人獲得功名的機會於是越來越小，而社會上乃有「棄儒就賈」的現象。⁶⁰余先生對這一現象的後續發展，並未再作深入的探討，但就我們手頭的資料，可以見到在清康熙時代，「仕路壅塞」似乎並未因知識分子之轉向商業發展而稍有減輕，現舉一例為證，當時曾有人說：

舉貢一途，尚多壅滯，所當急議變通者也。夫往者，進士嘗壅滯矣，疏之而已通，舉貢又壅滯矣，疏之而未即通，其故何也？今以選法論之，十七人為一班，推陞捐納，共得其七，進士舉貢，共得其十，不為不多矣。然舉貢以兩途而得五人，不特少於進士，亦並少於推陞捐納，何也？推陞捐納，人數即多，度不至如歷科揀選之舉人，動以千計，其途已自相壅滯矣，而又益以歷科之恩拔歲副貢生，至後之積薪者，又不可以數計，選法安得而不日滯，士氣安得而不日損乎？又其甚者，舉貢名為分選，而實則有停選之時，何者？今吏部選法，舉貢悉依科分前後，宜矣。而於每科舉人之後，附以教習貢生，舉完則及於貢，貢完則再及於舉，則當舉人揀選之時，而貢生曾不預其一，及輪至貢生揀選之際，而下科之舉人，又曾不得預其一，其間豈無非常之士，率皆坐困於閒居之歲月，而不得以自表見於聖明之世，即幸而一綰半通，大概皆遲暮之年，甚可惜也。⁶¹

余先生所說的棄儒就商現象，實應包含兩種儒，一種是已得功名者，特別是具有做官資格的舉人貢生，一種是未得功名的童生。在政治上影響較大的是前一種，由於他們人數日來日多，所以纔形成「仕途壅塞」，造成社會問題及政治問題。為什麼會造成社會問題？因為他們自己明白政治前途的坎坷，所以甘願在家做鄉

⁶⁰ 余英時，〈士商互動與儒學轉向——明清社會史與思想史之一面相〉，《近世中國之傳統與蛻變：劉廣京院士七十五歲祝壽論文集》（台北：中研院近史所，民國 87 年），頁 3-52。

⁶¹ 賀長齡，《皇朝經世文編》（台北：文海出版社，民國 61 年），卷 17，頁 14-15。

紳，而鄉紳中良莠不齊，一旦成爲劣紳，則干涉詞訟、魚肉鄉民，爲社會埋伏了擾亂的因子。爲什麼會形成政治問題？這些舉貢們既有了任官的資格，對政治前途抱有希望，紛紛等著候補，在希望尚未幻滅以前，很少人甘心棄而就商的，政治出路的壅塞，往往寄望於有力者的援引，於是排擠、結黨等不正常的現象出現了。

舉貢們在鄉紳和候補官以外，還有一條路，他們可以往省縣的機關去遊幕。說到遊幕，一般人常以爲是紹興人的專業，他們以師傅帶徒弟的方式，訓練一些無意仕途功名的士子，從事於刑名及錢穀的研究，以私人身分，協助州縣級的地方官處理政務。至於舉貢們的遊幕，則不屬於紹興師爺那一型，他們活動於省級機關中，懷有各種專長，並不限於刑名錢穀，例如軍事、河工、鹽、漕，甚至編纂書籍等。這種情形，明代後期就已有了，例如著名的文學家和書畫家徐渭，就曾被總督胡宗憲收羅於中，參與若干大事。⁶²到了清代，滿洲人以異族入主，對中國的內情了解不深，有些督撫需要有專業能力的幕友爲其助手，於是遊幕成爲舉貢們的另一出路，因爲他們並不是政府的官員，因此，即使是反清的遺老，他們也願以遊幕維持生計，著名的顏李學派的主要人物李剛主（塏）便曾遊幕遍歷南北，以求推廣師說的。⁶³太平天國起事後，重要的督撫，在財政上有若干自主的權力，在政治上有保舉軍功及其他事務出力人員的權力，於是在朝廷仕途壅塞的情形下，形成一股知識分子湧向地方首長幕府的潮流，薛福成曾記載曾國藩幕府中人才的盛況，並說出曾國藩如何陶冶這些幕中人物的方法：

惟公遭值世變，一以賢才為夷難定傾之具。其取之也，如大匠之門，自文梓榱桷以至竹頭木屑之屬無不儲；其成之也，始之以規矩繩墨，繼之以斧斤錐鑿，終之以磋磨文飾；其用之也，則楹棟榱桷、椳闌扂楔，位置悉中度程，人人各如其意，去斯所以能迴乾軸而變風氣也。昔公嘗以兵事餉事吏事文事四端，訓勉僚屬，實已囊括世務，無所不該，幕僚雖專司文事，然獨克攬其全。譬之導水，幕府則眾流之匯也；譬之力穡，幕府則播種之區也；故其得才尤盛。即偶居幕府，出而膺兵事餉事吏事

⁶² 《明史》（台北：商務印書館，百衲本），卷 288，頁 32104。

⁶³ 錢穆，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》（台北：商務印書館，民國 55 年台三版），上冊，頁 199-200。

之責者，罔不起為時棟，聲績隆然。⁶⁴

郭崑燾當時也曾受國藩的邀請，做過短期的幕友。其實不僅曾國藩羅致人才，其他督撫如胡林翼、毛鴻賓、駱秉章等也收納了各色知識分子。此外，如李鴻章、張之洞甚至清末的端方，亦是如此。所以自太平天國興起後，清廷方面督撫權重的趨勢，逐漸形成，他們各卯翼了一批高級的（大都舉貢以上）知識分子，向朝廷保舉其出路，被保舉者在壅塞的仕途上，有優先錄用，或破格錄用的優待，影響了原先的候補程序，而稍有才智者，更不願「棄儒就商」了。

或者要問：督撫們如何敢保舉自己的幕賓？這是有成例可援的，清史稿曾有這樣的敘述：

雍正元年詔吏部，嗣後督撫所延幕賓，將姓名具奏，稱職者題部議敘，授之職位，以示砥礪。乾隆元年，侍郎吳應茶以鼓勵賢才，請立勸懲之法。迨道光間，幕友濫邀甄敘，臺諫屢以為言，詔督、撫、鹽政一切議敘，不許保列幕友，並嚴禁本省屬員濫充，違者吏部查參議處。然康熙時，布衣陳潢佐靳輔治河，特賜僉事道銜。雍正時，方觀承為定邊大將軍平郡王記室，以布衣召見，賜中書銜。乾嘉間，名臣如王杰、嚴如煜、林則徐輩，皆先佐幕而後通籍。迨咸同軍興，左宗棠、李鴻章、劉蓉等，多以幕僚佐績戎旃，成中興之業。曾國藩總制軍務，幕府號多才，賓從極一時人選，尤卓卓可紀者也。⁶⁵

郭崑燾即是這股幕賓流中最有成就者之一，王先謙說：

聖清用法制齊壹宇內，鄉里搢紳，以安靜守己自繩，無敢與公事取謗戾，及東南大亂，湖湘豪俊，挺奮忠義，節鉞背望，矛戟芻粟，於是焉取資，非邦之大賢，不足信疆吏，筦事樞，聯洽眾志，故公與左公乘時戡亂，樹聲桑梓，開二百年未有之局，亦遭其勢而然也。⁶⁶

⁶⁴ 薛福成，《薛福成全集——庸盦全集一》（台北：廣文書局，民國52年），卷4，頁13。

⁶⁵ 趙爾巽等，《清史稿》（台北：洪氏出版社，民國70年），卷109，頁3192。

⁶⁶ 《虛受堂文集》，卷9，頁2。

王先謙所說的「其勢而然也」，可以解釋為知識分子的投幕風氣。

五、從湖南的理學流行看郭崑燾

郭崑燾雖對湖南作出了這樣大的貢獻，國家受了他這樣大的隱惠，他卻沒有做一日的官。爲什麼他不願意在壅塞的仕途上佔有優先擢用和升遷的利益，這和他的人生觀有關，而當時的學術思想則影響了他的人生觀。⁶⁷

錢穆先生在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》中說：「清代盛行考據學而湖湘之間受其風最淺」。⁶⁸所以宋明理學便在那裏復興，開其風氣者是唐鑑。曾國藩說：

今之世，自鄉試、禮部試舉主而外，無復所謂師者。間有一二高才之士，鈎稽故訓，動稱漢京，聞老成倡為義理之學者，則罵譏唾侮，後生欲從事於此，進無師友之援，退犯萬眾之嘲，亦遂卻焉。吾鄉善化唐先生三十而志洛閩之學，特立獨行，詬譏而不悔。⁶⁹

唐鑑在京師，影響了曾國藩等人，國藩自己說：

歲庚子，【唐鑑】以方伯內召為太常卿，吾黨之士三數人者，日就而考德問業，雖以國藩之不才，亦且為義理所薰蒸，而確然知大閑之不可踰。⁷⁰

在湖南，受到唐鑑之風而研究理學的，是羅澤南，澤南有很多弟子後來成爲湘軍大將，所以他是湘軍的思想導師。續湘軍志上記：

【羅】澤南之為將，日登將台，與官兵講宋五子之學，時或作布帛菽粟之談。及臨陣，匹馬當先，有挽之者，曰：「吾受恩重，固當如此。」以故所向無敵。⁷¹

⁶⁷ 《雲臥山莊詩集》，卷末行述，頁 2。

⁶⁸ 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》，下冊，頁 575。

⁶⁹ 曾國藩，《曾文正公詩文集》（台北：中華書局，民國 54 年），卷 1，頁 37 送唐鑑先生南歸序。

⁷⁰ 同註 69。

⁷¹ 《湘軍志，湘軍志平議，續湘軍志》，頁 277。

郭崑燾年輕時曾和澤南等討論理學，行述中有如此記載：

十九歲應試，來長沙，始識湘鄉羅忠節公、劉霞仙中丞，時兩先生方究心宋儒之學，言行無所苟。先大夫一見傾服，兩先生亦謂此吾畏友也，乃深相結契。兩先生同肄業城南講舍，先大夫居城中，每哺時，必一謁城南，相與講論得失，或值夜分歸，羅公令其門人王壯武公諸人秉燭相送，時天下承平久，金吾不禁，城夜半方烏也。自與兩先生交，熟讀儒先性理之書，參互考證，嚴憚切磋，卒以成德。⁷²

崑燾自己也說：

吾秋試五次始售，未嘗稍自憤懣，是羅忠節、劉霞仙兩公講論之力，試觀兩公之功名，以視區區之科第，果孰得而孰失哉。⁷³

他並把這種觀念訓示他的兒子，例如：

讀書非徒工調章，取科第而已，將以窮理盡性，志聖賢之道，而免為流俗之歸也。變化氣質，是儒者第一層工夫，一念是，則思所以成之；一念非，則思所以遏之。一行善，則思所以充之；一行過，則思所以改之。處處閑存，時時省察，然後為真讀書人，然後可以窮不失義，達不離道。⁷⁴

汝有讀書之資，又方值可以讀書之日，須力除塵俗之見，於近思錄、性理諸書，時一玩索，常使天君泰然，不存一毫新奇詭異之見。平日讀書如有所見，不妨筆記以待考證，要不可炫奇立異，致乖聖賢之旨，而流於近時所謂名士一流。⁷⁵

因為他常以宋儒之學自勵，所以在進退之間，一以義理為準，他曾辭過署巡撫翟誥的聘，行述上記：

⁷² 《雲臥山莊詩集》，卷末行述，頁2。

⁷³ 郭崑燾，《雲臥山莊家訓》（清光緒11年湘陰郭氏岵瞻堂刊本，傅斯年圖書館藏），卷下，頁4。

⁷⁴ 同上書，卷上，頁2-3。

⁷⁵ 同前，頁2。

涇縣翟公誥權撫湖南，先大夫以疾辭，翟公連遣道員三四輩就家強起之，卒不應。不孝私請其故，曰翟公私好多，與無保其終也，寧慎其始，其後佐毛公，時引古義與切劘。⁷⁶

樗叟家傳載：

涇縣翟公權撫事旬月，君急引歸，遣官四五輩就家彊起之，君辭益堅。吾問曰此其禮隆意勤，不可少屈乎？君曰矯亂者持其敝，辰沅道請保防邊八百人，嚴斥其濫，翟公曰無然，我為正之。比具摺，增加至九百人，是且為無哇町，吾亦與為無哇町，無寧已矣。⁷⁷

又卻過劉崐的聘，行述中說：

比苗平，又力辭歸，韞帥寓書固留，先大夫復書云：去就之際，有義存焉。義者，事之宜，心之所安也。措之於事而人以為不宜，反之於心而吾有所不安，皆義之所不居，君子弗強就矣。人之任事恃夫氣，所以主持是氣者，恃乎心。心既不安，雖有邁往之氣，無由自振，況夫其氣固已先也。韞帥知其志，不復強。⁷⁸

所以王先謙給他的評論是：

公和平遜順，不有成勞，雍容進退，以義自飭，故當其任無危機，竟其事，無遺議，可謂善自處矣。⁷⁹

郭崑燾依宋儒的義理為自己出處進退的標準。實際上除他以外，受宋儒影響的湘軍將領尚多，羅澤南以外，如王鑫：

【王鑫】幼本英毅，自師事澤南，始折節讀書焉。其治軍也，以訓練為急，所部壯丁習刀矛火器，暇則訓以《孝經》、《四子書》，轉相傳誦，

⁷⁶ 《雲臥山莊詩集》，卷末行述，頁 7。

⁷⁷ 《養知書屋文集》，卷 18，頁 9。

⁷⁸ 《雲臥山莊詩集》，卷末行述，頁 5。

⁷⁹ 《虛受堂文集》，卷 9，頁 2。

營門夜扃，書聲琅琅出壕外，不知者疑為村塾也。蓋雍容儒雅，亦源本於澤南云。⁸⁰

又如劉錦棠：

【劉錦棠】其功在湖南、江西，平洪、捻、回亂，創安夷，自陝西、甘肅以至新疆，時逾四紀，行路三萬里，比曾軍尤久遠。錦棠後撫新疆，受代時，以老湘營積欠餉銀四百萬兩輦致藩庫，備新疆緩急，而不以上聞，其廉介尤不可及，亦儒將之效云。⁸¹

錦棠自新疆還鄉，以貧乏至為松山夫人所詬病。然則儒將之效如此，其難能可貴也。⁸²

又如左宗棠一再訓示他的兒子：

只要讀書明理，講求作人及經世有用之學，便是好兒子，不在科名也。⁸³

程子作字最詳審，云“即此是敬”，是一藝之微亦未可忽也。潦草即是不敬。⁸⁴

讀書要循序漸進，熟讀深思，務在從容涵泳以博其義理之趣，不可只做苟且草率工夫，所以養心者在此，所以養身者在此。⁸⁵

【他自己】二十七歲以後即不赴會試，只想讀書課子以綿世澤，守此耕讀家風，作一個好人。⁸⁶

宗棠受命西征，自同治七年至光緒六年，先後十有三年，總計支出之數，約逾一萬萬二千萬有奇。而宗棠家財，自幫辦曾國藩軍務迄於薨，二十餘年，不及

⁸⁰ 《湘軍志，湘軍志平議，續湘軍志》，頁 277。

⁸¹ 同註 80。

⁸² 同上書，頁 280。

⁸³ 左宗棠，《左宗棠全集 詩文、家書》（長沙：岳麓書社，1987 年），頁 21。

⁸⁴ 同上書，頁 32。

⁸⁵ 同上書，頁 20。

⁸⁶ 同上書，頁 19。

三萬金，其在軍中，每歲寄歸寧家者，二百金而已。其臨財不苟，廉介自持，於宗棠固不勉而中，而在當時達官貴人中，已為難得。⁸⁷

所以郭崑燾是受理學影響而表現於事功的湘人之一。我們從「幕賓潮流」和「理學流行」這兩方面來看郭崑燾，當然更可深入地了解此人了。

六、結 語

綜上所述，可知郭崑燾入湘撫幕府，前後共歷五任巡撫，建立不少事功，尤以在軍務和籌餉的成就為最。張亮基曾語崑燾：「吾在兩湖，得君二人（左宗棠、郭崑燾）為助，以有成功；移山東，求一人不可得，故卒無成。」⁸⁸毛鴻賓說郭崑燾「品行端方，通達時務。」⁸⁹劉崑謂崑燾「經前撫駱秉章延襄軍務，籌辦餉糧，是時正值左宗棠甫經離湘之際，兵餉需才主持，該員綜理累年，更歷數任，無不經畫裕如」、「體用兼備」、「識量闊通，品學端粹」。⁹⁰就連一向頗自負的曾國荃，也說崑燾「所論無一語不公允，實令人帖然心服，且起敬起畏也。」又說他「內方外圓，持身涉世，事事當人倫規矩之正。國荃服慕有年矣。」⁹¹職是之故，郭氏多次受巡撫保舉，擢國子監助教晉內閣中書加五品銜，累晉四品京堂三品頂戴、賞戴花翎，但從未任過實職。不僅為當時從幕風氣之下，知識分子中的特例。也可見當時理學思想對一個人的影響。

由以上諸人所論，可結論如下：

本文藉郭崑燾生平事蹟之敘述，指出了一條歷史隱面的線索：一個軍事力量的背後，必須有可靠的後勤，而主持後勤的人物，論功不在前敵猛將之下。一個重大的歷史事件，往往是群策群力的結果。策、力所趨的方向，便是一時的風氣。清季知識分子之趨向地方戎幕，乃是科學之外的一條別途，從這裏再轉向，知識分子發展路途便寬廣了（例如張謇之轉向實業），郭崑燾便是此種人物之一例。

⁸⁷ 《湘軍志，湘軍志平議，續湘軍志》，頁 279-280。

⁸⁸ 《張惠肅公（亮基）年譜》，卷 3，頁 70。

⁸⁹ 同治二年小方本上諭檔（故宮藏），頁 208。

⁹⁰ 同治七年七月（上）月摺檔，頁 041。

⁹¹ 郭慶藩輯，《八賢手札》（上海：世界書局，民國 24 年），頁 238-239。

德行和事業，本可相得益彰。但通常人都以為有德者迂腐，難言事功，由郭崑燾之例，可破俗論，而理學之重要作用，亦可從郭崑燾身上（以及曾國藩、羅澤南等），得到印證。